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 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冰心作品集

一九七六年



# 1976 年作品集

冰 心 著

## 目 录

## 1976 年

- 致赵清阁（1月4日） ..... (2)
- 致赵清阁（1月28日） ..... (3)
- 卖花声 ..... (5)
- 致赵清阁（5月9日） ..... (6)
- 致赵朴初（9月3日） ..... (8)
- 毛主席的光辉永远引导我前进 ..... (10)
- 致赵清阁（11月12日） ..... (16)
- 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周总理 ..... (18)

1976 年

---

## 致 赵 清 阁

清阁：

你的画梅贺年信收到了，谢谢你，这比年历强多了。今年北京年历也少，我得到几张香港朋友寄来的，送你一张，放在桌头看看吧。那个姓宋的没有再来，请你放心。你有心脏病却去拔牙，太危险了，以后切不可如此！北京今年奇暖，我们都盼它冷些。这里什么都有，不要寄了。匆匆草此。即颂

新春百吉

冰 心

一、四

（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。）

## 致 赵 清 阁

清阁：

信收入，总理逝世，天下同悲！我不但参加了追悼会，还和文藻参加了同遗体道别的会。他不留骨灰，正是他伟大无私，洒脱之处，我们都应该效法他。

北京气候太暖，就是那天有过寒流，可是天安门广场上向烈士纪念碑献花圈的仍是昼夜不绝，总理人格感人之深，于此可见！

你还要给我寄吃的，我胃口也不强，不必费事了。

一樵也给我们寄了贺年片，昨天才复了他，听说实秋丧偶后，在台湾和一位歌唱家结了婚，赴美与否还不知道。

拔牙后要多吃细软东西，其余的牙拔不拔？最好听医生的吩咐。我今天也去检查了身体，除了动脉有点硬化外，还没有什么，可以告慰，牙是早已拔光了。春节好！

冰 心

1、28

（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。）

## 卖 花 声

仰望井冈山，  
流水潺潺，  
巨人挥手白云端。  
燕雀低飞天欲雨，  
莫下征鞍。

百战兴犹酣，  
怕甚困难！  
熊罴虎豹等闲看。  
唤起全球无产者，  
共越雄关。

（本篇最初发表于 1976 年 3 月 12 日《人民文学》1976 年第 2 期。）

## 致赵清阁

清阁：

你3月22日的信，早就收到了，那时正值我的三弟妇在北京治癌，忙于看护，不幸她已于3月底逝世了（她是在西安去世的），身后还有些事，她的孩子常和我商量，一直忙得无心写信。现在总算告了一个段落。

北京今年气候十分异常，春寒料峭，前天还穿棉衣，今天就已暴躁得毛线衣都穿不住了，但我们还自知保重，请放心。

你画的那两张笺谱，极好，谢谢。振铎和鲁迅先生印的笺谱，第三部就送给我了。我因为抗战中到云南去，把带不了的书籍都在燕大寄存，在北平沦陷中，就都丧失了——那时丢的东西多了，也想不起这个，你提起我又想起来了。

今天要复许多许久未复的信，先写这些吧，以后再写，望你保重，我还是身体较好，比这里同年纪的

---

人都显得健康，文藻也不错。

五一去看了几个老朋友，都是病在家里的，走了一趟赶忙回来，因为家里有客。

祝你健康。有空多画些画。

冰 心

5、9

（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。）

## 致赵朴初<sup>①</sup>

朴初同志：

双手捧来那张光华夺目的手笔，使得我感激兴奋，不能自己！这也是七十六年来的一次“殊荣”，可为子子孙孙的纪念。这件珍品太珍贵了！真是很难处置，我想裱是裱不好的，拟和吴平商量，弄一个合式的镜框，不知现在能办到否。

我们每次进城都经过“宝寺”，但是我想我们学习，您一定也去学习，哪天您不去时，通知我一声，我们顺路来认一认门，以后好去长谈，并好好地道谢！

匆匆颂

丽安

---

<sup>①</sup> 赵朴初，诗人，佛学家，书法家。1907年11月5日生，安徽太湖人。早年从事佛教和社会救济福利事业。抗战时期，做战区难民和儿童救济工作和文化界的救亡工作。1953年，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。从五十年代起，以诗、词、曲为主，发表大量作品。相继出版了《滴水集》、《片石集》等。现为全国政协副主席。

冰 心

9、3

(此信系周达宝同志征集。)

## 毛主席的光辉永远引导我前进

“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！”

当我低头听到《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》的最后一句时，我的紧握着的冰凉的双手已经麻木了。不断涌下的热泪洒在我的手上，把我惊醒过来，惊醒到一个极其悲痛、充满了哽咽声音的世界里！

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，就这样突然地离开了我们了？这是真的吗？这是可能的吗？不！绝对地不！

“毛泽东思想的光辉，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。”

我紧握着湿透的纱巾，脑海翻腾！毛主席一句句的煌煌的教导，在我耳边响起。毛主席一幅幅的慈蔼的容颜，向我眼前闪来。我所拜谒过的毛主席从事革命活动的几处圣地的景象，也都在我面前涌现……

我首先忆起的是一九四九年的秋天，我独坐在日本海岸的一座危崖之中，阵阵的海波在我脚边不

断地涌来溅起。四无人声，我在低着头细细地读着我膝上的一本小册子，那是毛主席最近的光辉的著作：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。

我从头细读下去，越读我心跳得越快！到了：“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。有了人民的国家，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，用民主的方法，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，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（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，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，不能很快地消灭），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，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，并继续前进，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。”我的心门豁然地开了，如雨的热泪落到这光辉的小册子上。我抬起头来，灿烂的朝阳已笼罩到海面，闪烁起万点的金光。阵阵的海波不断地向我唱着：“你找到了救星，你有了国家了。”

现在想起来，毛主席的这段话，讲得是多么深刻，看得是多么长远。但是，当时敲响我的心弦的还是这段的第一句：“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。”那时远在异国的我，是空虚寂寞、苦闷消沉，好像一个迷路的孩子，在暴风雨之夜，在深山丛林的没膝泥泞中挣扎行走。远近的重峰叠嶂之中，不时传来悚人的虎啸和猿啼……这时，我是多么切望在我眼前会奇迹般出现一盏指路的明灯，一只导引的巨手呵！

现在，这奇迹出现了！一盏射眼的明灯向我照来了，一只温暖的巨手向我伸来了。黑暗扫空了，虎猿驱散了，我要走上一条无限光明幸福的道路，只要我能站立起来，牵住这只巨手，一直走下去！

我满怀着希望和喜悦，把这本光辉的小册子揣在胸前，从危崖下走了上去。我精神焕发，我步履轻健，新生命已经投入到我的困乏憔悴的躯体。从此我有了保护我的国家，有了导引我的救星，我不再是一个无靠的孤儿了。

两年之后，我回到了社会主义的祖国，来到了毛主席身边。在这备受阳光雨露的二十多年中，当我在改造自己来适应新社会的需求、来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，长久不能摆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，而踏步不前的时候，毛主席就在这关键时候，给我以最大的聆受教导的幸福，给我以最大的继续前进的力量。

毛主席教导我说：“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，则将一事无成。”“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，不能有任何迟疑。”

当这些训诲在我耳边响起时，毛主席的慈蔼高大的形象，一幅一幅地在我眼前升起：在中南海葱绿如茵的草地上，毛主席笑容满面地向着我们走来；在雄伟庄严的天安门城楼上，毛主席微笑地向着我们

招手；在红旗高悬，绿丛低护的人民大会堂台上，毛主席微笑地在倾听人民代表们的发言……

这时，我所拜谒过的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，江西的井冈山，贵州的遵义……这些毛主席从事伟大的革命活动，留下了心血和手泽的圣地的景象，我都重新瞻仰了一遍……而尤其是去年七月十二日的清晨，我在湖南韶山毛主席旧居荷花池畔的三十分钟，更是我一生中最激动最幸福的时刻！

我在日记中写道：

这是我一生中最激动最幸福的时刻！

我独自站在毛主席旧居的荷花池畔，朝阳下万籁无声，空气是这样的清新，稻田是这样的碧绿，韶山是这样的青翠。在这清极静极的背景前面，毛主席旧居是那樣的朴素，那樣的庄严！我能和这千千万万，万万千千的革命人民，同来瞻仰这座故居，我是多么幸福呵！

我独自站在荷花池畔，毛主席旧居的大门还没有开启……我忽然觉得这一朵朵亭亭出水的光艳的荷花，在晨风中一齐仰首，就像一张张肤色不同、年龄不同的革命人民的容光焕发的脸，在万静之中，呼唤出心中的“毛主席万岁！”——而那圆圆的绿绒般的荷叶上流转着的

露珠，就像是那时脸上流着的感激欢喜的热泪……

时间还只过一年呵！在我执笔之顷，我脸上流着的却是悲痛的热泪，而“悲痛”二字，能够表达我心里的奔腾澎湃的感情吗？

窗外是灿烂的朝阳，万千条的杨柳在阳光中摇曳。柳外的高楼仍在矗立。墙外的流水般的车辆仍在宽阔平坦的大道上驰走，我听到了它们隆隆前进的声音……

我站了起来，展开眼泪浸透的纱巾，铺在窗台上，让它在这灿烂的阳光下晒干。毛泽东思想是永远不落的太阳；毛主席没有离开我们，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千千万万各族人民的心中！

毛主席呵毛主席，我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，永远在您思想的指示下，教育自己改造自己。我将以您的思想的宝剑，把我和资产阶级的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连根斩断，使我有自由轻健的身心，追随工农兵之后，继续前进！我的岁月是有限的，我的能力是很小的，但我一定要努力继承您的遗志，努力做一个您所希望我做的有益于人民的人！

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。

(本篇最初发表于 1976 年 10 月 20 日《人民文学》1976 年第 7 期。)

## 致赵清阁

清阁：

得来信，欣悉上海亦是一片欢腾，我们这里亦是如此，尤其现在这里大字报铺天盖地，大家互相抄来的中央同志的讲话也很多，总之，大家都觉得中国的前途与命运是乐观多了！

今天早晨到中山堂去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 110 年，看到了许多老朋友，邓（颖超）大姐也到会了，大家对她的欢迎，不亚于重新见到了总理！她不错，人较胖，气色也好，围上去的人太多了，我和她只握了握手。

现在窗外正在下雪。这是今年第二场雪了，今年北京天气很怪，地气暖（树叶还未落）而天气很冷，我们前几天就生上炉子了，上海如何？今年煤的供应还好吗？上海表现得不错，现在处处要支援上海，上海真是吃了“四人帮”的不少苦头。

北京地震警报并没有解除，但我想不会像唐山

---

那样，一无准备的，跑来跑去徒然自扰。看见上海友人替我问好！巴金如何？他住在哪里？匆匆，文藻嘱笔问候。

冰 心

11、12

（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。）

## 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周总理

我从心底感谢党中央，粉碎了万恶不赦的“四人帮”，使我终于能在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，笔与泪俱地写下了我这篇悼念的文字！

我的排山倒海而来的关于周总理的回忆，即使千管齐下，也写不尽我亲眼看到，亲耳听到的，总理为党、为国、为人民所做出的一切巨大的贡献。我还是勒住我这支野马似地奔腾的笔，只写出我感受最深的几段吧！

一九四一年的春天，我在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欢迎会上，第一次幸福地见到了周总理。这次集会欢迎从外地来到重庆的文艺工作者的。会开始不久，总理从郊外匆匆地赶来。他一进到会场，就像一道阳光射进阴暗的屋子里那样，里面的气氛顿然不同了，人们顿然地欢喜活跃起来了！总理和我们几个人热情地握过手，讲了一些欢迎的话。这些话我已记不清了，因为这位磁石般的人物，一下子

就把我的注意力吸引住了！只见他不论走到会场的哪一个角落，立刻就引起周围射来一双双钦敬的眼光，仰起一张张喜悦的笑脸。他是一股热流，一团火焰，给每个人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！这在当时雾重庆的悲观、颓废、窒息的生活气氛之中，就像是一年难见几次的灿烂的阳光！

我们和总理的较长的谈话，是在我们从日本回来后的一九五二年的一个初夏夜晚。这一天午后，听说总理要在今晚接见我们，我们是怎样地惊喜兴奋呵！这一下午，只觉得夏天的太阳就是这样迟迟地不肯落了下去！好不容易时间到了，一辆汽车把我们带进了夜景如画的中南海，直到总理办公室门口停住。总理从门内迎了出来，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，笑容满面地说，“你们回来了！你们好呵？”这时，我们就像海上沉舟，遇救归来的孩子，听到亲人爱抚的话语那样，悲喜交集得说不出话来。总理极其亲切地招呼我们在他旁边坐下，极其详尽地问到我们在外面的情况，我们也就渐渐地平静下来，欢喜而尽情地向总理倾吐述说了我们的一切经历。时间到了午夜，总理留我们和他共进晚餐。当我看到饭桌上只有四菜一汤，而唯一的荤菜还是一盘炒鸡蛋时，使我感到惊奇而又高兴。惊奇的是总理的膳食竟是这样的简单，高兴的是总理并没有把我们当作外人。在我们谈话吃饭

之间，都有工作人员送进文件，或是在总理耳边低声说话，我们虽然十分留恋这宝贵的时刻，但是我们也知道总理日理万机，不好久坐，吃过了饭不久，我们就依依不舍地告辞了。总理一直热情地送到车边，他仰望夏空的满天星斗，感慨地对我说：“时光过得多快呵，从‘五四’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！”我听了十分惭愧！从“五四”以来的几十年中，我走了一条多么曲折的道路呵！

这以后，我有过多次陪着外国朋友一起受到了总理的接见。这些情景也就像眼前事情一样地生动：总理从外面微笑地走了进来，大家立刻感到满座的春风，纷纷起立……总理对外国友人，总是那样地从容大方，谦虚和蔼，周旋应对之间，谈笑风生。他的一言一动，一扬眉，一挥手，都得到客人们的全神贯注。会后，外国友人总是对我们点头赞叹说：“你们的总理，真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政治家！他关心的是全世界人类的大事，他熟悉我们每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，他甚至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。他的风度，庄重而又洒脱；他的谈话，严肃而又幽默。一次的会见，就给我们以毕生难忘的印象。他使我们感到我们所从事的人民友好的工作，是有光明的前途的。有像他这样的人，做国家的总理，是你们的幸福，也是我们友好人民的幸福。”听到这些话，我们除了对

外国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之外，还感到无限的由衷的自豪！

总理和我最后的一次较长的谈话，是在一九七二年的秋天。那天，我参加招待外宾的宴会，到得早了一些，就在厅外等着，总理出来看见我，就叫我进去，“喝杯茶谈谈”。这间大厅墙上挂的是一张大幅的延安风景画，总理问我：“去过延安没有？”我说：“还没有呢，我真想在我还能走动的时候，去拜谒一次。”总理笑问：“你多大年纪了？”我说：“我都七十二岁了！”总理笑说：“我比你还大两岁呢。”接着他就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冰心同志，你我年纪都不小了，对党对人民就只能‘鞠躬尽瘁’这四个字呵！”我那时还不知道总理已经重病在身了，我还没有体会到这“鞠躬尽瘁”四个字的沉痛的意义！总理的革命意志是多么坚强呵！现在又使我想起来，就是一九七四年的国庆宴会，总理含笑地出现在欢声雷动的宴会厅里，他是那样地精神焕发，他的简洁的讲话，是那样地雄浑而有力！最后，就是一九七五年一月，总理在四届人大做政治报告的那一天晚上，他站在主席台入场的门口，和进场的代表们一一握手。我到他跟前的时候，他微笑地问我：“冰心同志，身体好吗？”当我告诉他，我身体很好的时候，他握着我的手，又叮咛了一句：“要好好地保重呵。”我哪里想到，这一句

话就是总理对我的最后的嘱咐呢?!

这一夜的人民大会堂里，灯光如昼，万众无声，总理的声音，是那样地洪亮，那样地充满了乐观精神！他把这篇关系到我们的党和国家的百年大计的政府工作报告，一字不遗地从头到尾朗读了下去，直到读完“团结起来，争取更大的胜利”的时候，台上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，把雄伟的人民大会堂都震动了！这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最后一次的政治报告呵，总理是怎样地坚持到底，用尽他毕生的精力呵！

我也参加过几次总理和少数几个人的谈话，那就像家人骨肉的闲叙家常，总理的谈话总是恳挚而亲切的。谈到老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，总理就恳切地谈着自己的家庭出身，谈着自己参加革命的经过，强调思想改造必须出于自觉自愿，有了革命的觉悟，才能在思想改造上下苦工夫，才能不断进步。总理也强调通过思想改造，知识分子对新中国就能做出应有的贡献。总理的许多次谈话，都使我受到很大教益，深深印刻在我的心里。

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永别了！噩耗传来，世界震动，举国哀伤。而利令智昏的“四人帮”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，竭力想推倒总理这一尊中流砥柱的高大形象。他们一叶障目，只手遮天，利用他们把持的宣传工具，妄图封锁、贬低

国内外亿万人民对周总理的沉痛哀悼。他们还不准开追悼会，不准献花圈，不准佩带白花和黑纱……但是发自人民内心深处的哀痛洪流，是遏止不住的！总理的照片，在家家户户的墙上挂起来了，千万条黑纱，千万朵白花，在人们的臂上胸前佩戴起来了，大大小小的花圈，川流不息地送到了天安门广场！总理逝世后的那几天，严冬的天安门，成了花的海洋！那几夜，满月的银光，映照着千千万万人们脸上的泪光！悲愤的眼泪呵，汇成了一泻千里的洪流，向着“四人帮”这一堵人人掩鼻的粪土之墙，涌去，冲去

面对着总理的遗像，我在心底曾多次地默颂着：“安息吧，敬爱的周总理！党胜利了，无产阶级胜利了，人民胜利了！如今，意气风发的中国人民，正在遵照您讲述过的毛主席的教导，‘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，那么一股革命热情，那么一种拚命精神’，在党的坚强领导下，同心协力，热火朝天地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。

“至于我们自己，也请您放心，我们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祖国里，心情舒畅地度过我们幸福的晚年。我们将永远向您学习，以毛泽东思想教育自己，改造自己，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，为社会主义祖国的革命和建设，为解放台湾，统一祖国，鞠

躬尽瘁地贡献上自己的一切。

“安息吧，敬爱的周总理，您的撒在祖国大地上的洁白的骨灰，将在每一年的明媚春光中，映照着这片大地上一望无际的畅茂生长的庄稼和花木。您的撒在祖国江河里的洁白的骨灰，将和奔涌东去的长江大河，一同流入广阔的海洋。每一朵拍着全球海岸的浪花，都将把您所宣扬的毛主席的‘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，都是互相支持的’这句鼓舞人心的慰语，送到全世界革命人民的耳中。

“安息吧，敬爱的周总理，您将永远，永远地活在我们的心里。”

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

（本篇最初发表于《人民文学》1977年第1期，后收入《晚晴集》，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9月初版。）